

# 后三国石珠 演义

HOUSANGUO SHIZHU YANYI

思復其故  
高相咏頤  
而短辰光

清·梅溪遇安氏 著  
欧阳健 欧阳紫雪校点

巴蜀書社

# 后三国石珠演义

清·梅溪遇安氏 著  
欧阳健 欧阳紫雪校点

巴蜀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后三国石珠演义/(清)梅溪遇安氏著;欧阳健 欧阳紫雪点校. -成都:巴蜀书社,2001.9

ISBN 7-80659-289-X

I. 后… II. ①梅… ②欧…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清代 IV. 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1)第060485号

责任编辑 周锡光

责任校对 潘锦

封面设计 何东琳

后三国石珠演义

欧阳健 欧阳紫雪 点校

巴蜀书社出版发行

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

总编室电话(028)6656816

发行一科电话(028)6660483

发行二科电话(028)6658275

发行三科电话(028)6662019

新华书店经销

西南冶金地质印刷厂

成都市二仙桥东三段5号 邮编 610051

电话(028)4122206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8.125 字数: 197千

2001年9月第一版 2001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: 1-2160册

ISBN 7-80659-289-X/T·111 定价: 15.00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

# 前 言

欧阳健

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中，《后三国石珠演义》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作品。在它的书名中，包含了两个主词，一个是“后三国”，另一个是“石珠”。但事实上，在三国之后，并没有出现什么“后三国”时期；小说的主角石珠，又是一个虚构出来的神怪式的人物。作者将这两个要素糅合起来，构成了小说的主体情节，并让石珠成了“后三国”的局面所以酿成的第一动因。小说开头叙晋武帝太康年间，潞安州发鸠山的东南，有一翠微壁：

那石壁高并青云，因得日月精华之气，故彩色射人，不尝闻里面有仙乐之音，每每放出霞光万丈，黑夜如同白昼。忽然一日，风雨大作，霹雳震动山谷，云中闪闪，落下冰雹，犹如滚珠，甚是惊人。少间，风息雨止，只见豁喇一声，竟似天崩地裂之状，霎时间，那石壁裂开，内中走出一个美貌女子来。

与孙悟空之为石头变化不同，石珠原来是上界织锦仙女，偶有思凡之念，玉帝将她降于尘世，又恐其迷却前因，故不受于凡胎，而乃幻出于石壁，自取姓名曰石珠，便在惠女庵中修真。她到世上第一个念头就是：“吾今既生人世，也要做些事业。”这一朦胧的建功立业的志愿，经真人吴礼赠以天书，并教其日后习成武艺，“辅佐神霄，共成大事”，又得侯有方、稽有光等异人相助，指出“目今晋室将衰，中原扰攘，正吾等立功之秋”，遂形成了确定的目标。于是建立旗帜，招纳四方豪杰，自为赵王，直至打破洛阳。由此可见，《后三国》所描写的“历史”，并不是客观存在的历史，而是由石珠这一神异人物一手“创造”出来的，这一惊世骇俗的构想，堪称是对于传统历史演义的重大突破。

但从全书的结构看，石珠只是小说所着力描摩的英雄刘弘祖的陪衬。所以，当她打破洛阳，为众人加官进爵之时，真人吴礼忽然前来，责备石珠当初授予天书，原叫辅佐神霄，不期竟自登大位，贪恋红尘，石珠顿时大悟，将宝位传于刘弘祖，复归于那虚无缥缈的上界。

《后三国石珠演义》是以《三国演义》的续书的面貌出现的，但又确有其他一些续书所不具备的特点。早在康熙年间，刘廷玑就提到：“近来词客裨官家，每见前人有书盛行于世，即袭其名，著为后书副之”，并举出《三国演义》的续书就有：“《东西晋演义》，亦名《续三国志》，更有《后三国志》，与前绝不相伴。”（《在园杂志》卷三）两晋是三国历史的自然沿续，将《东西晋演义》题名《续三国志》固无可，但真正称得上《三国演义》续书的，只有西蜀酉阳野史编次的《续编三国志后传》和《后三国石珠演义》。作为一种文化现象，以“后三国”为题的“续书”

的产生，完全植根于广大读者对于《三国演义》的共识，尤其是植根于《三国演义》结局铸成的极端失望和不平的心绪，正如西阳野史《〈新刻续编三国志后传〉引》所说：“及观《三国演义》至末卷，见汉刘衰弱，曹魏僭移，往往皆掩卷，不恻者众矣；又见关张葛赵诸忠良反居一隅，不能恢复汉业，愤叹扼腕，何止一人？及观刘后主复为司马氏所并，而诸忠良之后杳灭无闻，诚为千载之遗恨！”虽说是“天下大势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”，但《三国演义》的读者并不认为三分归一是历史的进步，相反，他们把这种结局看作是邪恶战胜正义、权诈战胜忠良的悲剧。毛宗岗说：“以虎狼之秦而吞六国，则始皇不可以比汤武，以篡窃之晋而并三国，则武帝岂足以比高光？”又说：“三国以汉为主，于汉之亡可以终编矣。然篡汉者魏也，汉亡而汉之仇国未亡，未足快读者之心也。……至于报应之反，未有已时：禅、皓稽首于前，而怀、愍亦受执于后；师、昭上逼其主，而安、恭亦见逼于臣。西晋以中原而并建业，东晋又以建业而弃中原；晋主以司马而吞刘氏，宋主又以刘氏而夺司马：则自有两晋之史在，不能更赘于三国之末矣。”（《三国演义》第一百二十回总评）《三国演义》由于题材的限制，不容许写到刘裕之灭晋，并将它处理为替刘氏报复之举动，而《东西晋演义》则似乎完成了这一使命，这也是它所以称《续三国志》的缘故。但是，刘裕虽自称汉高祖弟楚元王刘交之后，但他并未以复兴汉业为己任，仅以其刘姓而褒扬之，似亦失续书“后以续前”或“后以证前”之本旨。所以，“后三国”的作者要另辟蹊径。有趣的是，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刘渊。

刘渊是新兴（郡名，在今山西太原市北）匈奴人冒顿后人。

初，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，约为兄弟，故其子孙才得冒姓刘氏。刘渊不但姓刘，还自觉以刘备、刘禅的继统者自居。公元304年，他在即汉王位时说：“汉有天下世长，恩德结于人心，是以昭烈崎岖于一州之地，而能抗衡于天下。吾又汉氏之甥，约为兄弟，兄亡弟绍，不亦可乎？且可称汉，追尊后主，以怀人望。”这些，都使刘渊成为“后三国”作者所中意的人物。尤为重要的是，刘渊对于汉室兴衰历史的追溯，与《三国演义》的基调是完全一致的，据《晋书》卷一百一《刘元海载记》载，他曾说过：

……自和、安已后，皇嗣渐颓，天步艰难，国统频绝。黄巾海沸于九州，群阉毒流于四海；董卓因之，肆其猖勃；曹操父子，凶逆相寻。故孝愍委弃万国，昭烈播越岷蜀，冀否终有泰，旋軫旧京，何图天未悔祸，后帝窘辱。自社稷沦丧，宗庙之不血食四十年于兹矣。今天诱其衷，悔祸皇汉，使司马氏父子兄弟，迭相残灭。

刘渊把司马父子兄弟迭相残灭，看成是“天诱其衷，悔祸皇汉”，亦即向司马氏报仇雪恨的大好时机，他所喊出的“吾所欲除者，乃司马氏耳”的口号，最能引起千百万《三国演义》读者的强烈共鸣。刘渊就这样被推为重兴汉室的英雄，作为“天命”以及正义的化身，去惩罚那逆天的邪恶的司马氏政权。

当然，刘渊与“汉室”的联系，也是纯属人为的，一旦进入小说创作过程，就必须首先在虚构方面下功夫才行。《三国志后传》走的是从人事上的牵攀以进行虚构的路子，它把刘渊说成是

梁王刘理的儿子刘璩，后改名为渊，刘曜则是北地王刘堪的儿子，北地王哭庙自刎，死前将刘曜托付给刘渊。刘渊兴兵讨晋，建都立国，称“炎汉”，得到了诸葛宣于（诸葛亮之孙）、关防、关谨（关公之孙）、张宾（张飞之孙）的辅佐。而石勒则被说成是赵云之孙，原名赵勒，后为石黄收为义子，改名石勒。全书洋洋一百四十回，写得十分热闹。连作者自己也不得不承认：“书固可快一时，但事迹欠实，不无虚幻渺茫之议”，只能算作“乌有先生之乌有者”。《三国志后传》之所以不免“百无一真”之讥，原因就在于它是用生编硬造历史人物的血统关系，来牵合所要表达的“泄万世苍生之大愤”的主观情绪的缘故。

《后三国石珠演义》走的则是由神怪进行虚构的路子。刘弘祖（即刘渊，字元海）是于史有徵的人物，小说却将他写成是天生神儿：

一年前，（龙门山）山顶之上不知何故，忽然滚出一个肉球，约有小斗大，在树底下滚来滚去，圆转不定。有几个人看见了，以为奇事，要去拿他，那知此球见了人来，便寂然不动，竟陷入泥底。看的人一发惊怪，百般的打他，竟不能动损他分毫，只得大家罢了。谁知此球陷入泥底，每到了黄昏清早，便有神光透出，或时有几百十只老鸦，飞鸣盖覆。

后来有平阳县刘员外过此，那球渐渐顶了起来，竟被他轻轻捧起携归，途中经梓树林古庙避雨，将肉球放在神橱内，忽一声霹雳过去，一道红光冲入，神橱内传出呱呱哭声，肉球已化生为



一俊秀小孩，手掌内有“神霄子”三字。此一故事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关目：

一、“肉球化生”。小说中刘员外曾以西汉时夜郎在水边拾取肉球，生出一男，受了汉家爵禄，直做到巴属郡王为例，说明“天地间奇怪之事甚多”，不足为异。按《后汉书》卷一一六《西南夷传》载：“夜郎者，初有女子浣于遁水，有三节大竹流入足间，闻其中有号声，剖竹视之，得一男儿，归而养之。及长，有才武，自立为夜郎侯，以竹为姓。”刘员外所云，或即本此传说。总之，“天生神儿”，或从竹中产出，或从桑中产出（后回云“伊尹生于空桑”），或从肉球产出，而所谓肉球化生，又系卵生的一种变形。罗贯中《三遂平妖传》中的蛋子和尚，也是从卵化生而成的。

二、“老鸦盖覆”。《诗·大雅·生民》写姜嫄生下后稷之后，“诞置之隘巷，牛羊腓字之；诞置之平林，会伐平林；诞置之寒冰，鸟覆翼之。鸟翼覆之，鸟乃去矣，后稷呱矣！”

据萧兵先生的研究，基于对太阳的“光明崇拜”而产生的太阳英雄神话，其太阳族的英雄往往是卵生的，而且往往要经历被弃的磨炼与考验（萧兵：《中国文化的精英——太阳英雄神话的比较研究》，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）。那么，此书中的刘弘祖，则确实确实够得上一名太阳族的神话英雄的标准了。

小说中如许怪诞的描写，在史籍上也不无根据。据《晋书·刘元海载记》，元海母呼延氏“祈子于龙门，俄而有一大鱼，顶有二角，轩鳍跃鳞而至祭所，久之乃去。巫覡皆异之，曰：‘此嘉祥也。’其夜梦旦所见鱼变为人，左手把一物，大如半鸡子，光景非常，授呼延氏曰：‘此是日精，服之生贵子。’……自是十

三月而生元海，左手文有其名，遂以名焉。”小说将吞卵（“日精”）生子型故事衍化为肉球（“卵”）生化型故事，要之亦不出太阳神话英雄之模式，唯将“左手文有其名”易为“掌内有‘神霄子’三字”，又通过第二十二回刘弘祖游熊耳山神霄祠，方明白自己是淮南王转世，“当年汉文帝时节，有个淮南王，平日专好游猎，养的有一鸦一鹊，极有灵变，能知淮南王的意思，要长就长，要短就短。后来淮南王有罪自杀，那鹊儿也就撞死，只有那鸦儿飞到此处。乡村人家，每每有什么患害，那鸦儿就口吐人言，前来报知，乡人感他的意，究其详细，遂鸠工建庙，塑立淮南王神像，并塑鸦鹊在傍。”这就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鸦护肉球的出典。

刘员外将小孩认为己子，取名刘弘祖，不觉长成十六岁，就有一位心中“那一刻不要寻见的”道人送来一只银盒，中有石鹊（显然是淮南王之鹊儿所变幻），嘱以有事可将此宝祭起。刘员外开视石鹊，忽而变成一只白翎大鹊，直飞到晋阳城中，引得晋阳豪客段琨随鹊来到城外大柳树下，掘出地下石匣中两把刻有“龙泉神剑属平阳刘弘祖”、“太阿神剑属晋阳段方山”字样的神剑，便来平阳寻访刘弘祖，还为之招得石季龙、慕容廆等一班豪杰一齐投奔刘弘祖。恰好发鸠山石珠来约刘弘祖合兵，弘祖欣然前往。

总之，小说写石珠、刘弘祖之出世，不是为了参与现实斗争的某一方，去助有道、伐无道，而是从神怪的世界出发，将历史上曾有的匈奴族刘渊、羯族石勒等，说成是天降神儿，作为现实政治的对立面，主动地介入人的世界，代表着天命和正义，去诛除暴虐和邪恶，表现了主动改造历史、改造天下的气魄。

作为《三国》的续书，《后三国石珠演义》的作者，力求使自己笔下的人物逼似《三国》中同类形象而又能有所发展与丰富，就中“弘祖仁慈慷慨；慕容、石、段，义赛关张；稽德、有方，不殊诸葛”，最有《三国》之韵味。

刘弘祖是以昭烈（刘备）的继承者自居的，他既要达到光复汉业的目的，又要不失“仁慈慷慨”之秉赋，由此构成了刘弘祖形象中最本质的特征。当石珠起事之初，面临是先攻取晋阳、创立基业，还是先讨贾后、挟天子以定四方的战略抉择，刘弘祖道：“大丈夫作事，当磊磊落落，如星日之皎。司马氏欺人孤儿寡妇，窃取天下，令其骨肉相残，乃理之当然，何足深怪。我等行事，正当效汉高光武，自立基业，何必如曹孟德所为，挟天子以自重哉？”其时，贾后鼓孽宫闱，得罪天下，起兵伐之，谁曰不然？但刘弘祖并不赞成以为报仇雪耻可以不择手段的做法，他鄙夷曹氏、司马氏之欺人孤儿寡妇，窃取天下的行径，表现出一种磊落豪爽的气概。

刘弘祖得天下之正，还表现在正确处理同石珠的关系上。石珠出世，真人吴礼授天书时，就明嘱其要“佐神霄共成大业”；其后，石珠又两次要让刘弘祖为主。第一次是兴兵之初，石珠要尊刘弘祖为主，听他约束，刘弘祖道：“强兵不压主，我等原为慕义而来，要立殊勋，岂可并无寸效，竟自为主？况石姑兵强人众，物望归心，我等聊备驱策可也。”第二次是攻下晋阳之后，众将力劝石珠为王，建立国号，石珠却道刘弘祖“英名盖世，正当其位”，刘弘祖道：“上下之分已定，谁敢异心？元帅莫要只管推让，冷了众人之心！”石珠又提起吴礼的话，刘弘祖却道：“荒谬之言，何足深信？”仍然拥戴石珠即了王位。后刘元海游神霄

祠，已知自己系淮南王转世，处世却愈加恭谨小心。侯有方颇知天命，谓刘元海“日后有南面之分”，弘祖道：“军师乃是异人，岂有谬言。但为臣子者，不可因是而萌异心。纵天命有在，亦当鞠躬尽瘁，俟其自至而已。”有方赞道：“愈见元帅忠义之心，非常人所可及也。”夹批云：“与孟德身份不同。”直至功成之后，石珠经吴礼点醒，将宝位传于弘祖，弘祖方才登极，这种全名节、识大体的忠义之心，确非曹氏、司马氏所能望其项背。

《后三国石珠演义》之写侯有方、稽有光，也尽力使之兼诸葛亮之长而又且胜之。诸葛亮有隆中决策，定天下三分的局面，侯有方、稽有光则提出“目今晋室将衰，中原扰攘，正吾等立功之秋”，定下先取晋阳以为根本的决策，保证了兴汉大业的胜利。《三国演义》“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”，而侯有方、稽有光则干脆就是具有腾云驾雾、收精降怪超凡本领的异人。诸葛亮能“借风”，侯有方能“借雾”。小说夹批道：“绝是孔明之用兵，但孔明尚少作法耳。”“借风”不过是对气象的预测，“借雾”却是“能夺天工回造化”的法力神威。不仅如此，侯有方还能冲锋陷阵，在攻打河内时，将神驼一拍，平空飞上城头，砍死主将，杀人城中，夹批道：“有方可为文武兼行者”，“军师先锋两得也”。这些，都使诸葛亮相形见绌。当然，侯有方本质上还是一个运筹帷幄的军师，小说写他与王弥的斗智斗法，堪称全书最有精神的部分。

小说中的王弥，“自少业儒，因见天下离乱，遂弃文就武，得遇异人传授兵法，精通武艺。每自比诸葛孔明，常与国家驱除群难，以未得遭际，只得隐洛水村以自适。”从身世经历看，王弥比侯有方、稽有光更像诸葛亮，所以当他充任了晋军主帅，与

侯有方斗智斗法起来，就愈加扣人心弦。双方斗争的第一个回合是取粮。先是王弥唤过陶侃、卞壶道：“西南方有粮，自我本家之物，你两人领军三千去取了，以偿方才失去铠仗之辱。”无端之言，令二人不禁暗暗哂笑。谁知行了三里之路，正遇赵将从河内运粮而来，且赵将名王子春，二人方信王弥“本家之物”的神算。第二个回合是水淹。王弥因取粮得手，便有轻敌之意，冒险杀奔刘弘祖营中而来，及见营中空无一人，两只白羊反缚在鼓上，敲得鼓咚咚声响，还道是弘祖的疑兵之计，不想侯有方作法，决河水以淹三军，王弥捏避水诀，方逃得性命。晋军的粮草、车杖、器械，尽数被侯有方夺去。王弥也有成功的时候，他移营破石关，据险而守，又自陕州至渑池，五里立一大营，共立十营，首尾相连，左右相顾。这本是刘备被陆逊火烧连营的败亡之辙，但王弥作法，借一天大雪，将寨栅之外尽行冻住，混成一座冰城，侯有方也只得候来年开春，东风解冻，再行开战。开春以后，王弥依然持坚守之策，不论是骂阵，还是赠妇人髻髻衣服以辱之，王弥都按兵不动，最终还是中了侯有方假作粮尽、军士溃乱之计，轻身追逐，被侯有方设伏大败之。小说写王弥等落荒而走的情形：

……三人一齐下马，步上山来。但见林木青葱，奇峰相对，一轮明月当空，却是没人来往。三人只得趁着月光，又走几步。看看来到半山，只见一个亭子上面，坐着一个婆婆，两旁坐着两个少年，正在那里玩月。王弥走近前来说道：“借问一声，此山是何地名，打从那里走去，方是出路，相烦指引则个。”那婆婆便立起身来，笑嘻嘻的回复说道：

“这个叫做卧云山，若问出路，还要翻过两座峻岭哩！我家茅舍就在这亭子背后，三位将军今晚不如在我家歇了，明日叫儿子相送下山，却不是好？”三人见说，十分感谢。那婆婆又道：“众位将军且在这亭子内暂坐一坐，待老身到屋里去洒扫停当，暖壶淡酒，却来相请。”三人答道：“得蒙留宿，已是感激不尽，若再费心，何以克当！”婆婆道：“山野人家无物款待，将军休要见怪。”说罢，自同两个儿子转入亭后去了。三人走进亭内，只见并无别物，止得三个铁丝座子，王弥便去上面坐下，二将坐在两边。坐了一会，不见那婆婆来请，便要立起身来往外探看，不想一步也走不动，却像被人捆定的一般。三个一齐嚷将起来，道：“不好了，这是怎么说？方才那母子三人，难道是个妖怪？”再抬头一看，亭子也没有了，山也不见了，身子却坐在铁丝筐内，挂于三根旗杆之上。

侯有方用六甲遁法，终于使王弥心服。双方有诸葛之风范，诸葛之智慧，且有诸葛不具之异术，使得这场反复的较量，极为引人入胜。

《后三国石珠演义》在人物描写上真正胜过《三国》的地方，是妇女形象的异样生色，所谓“玉銮、松庵、梦月、兰玉及贺玉容等，皆杏脸桃腮、柳腰柔弱之辈，乃不以红粉自居，与英雄并垂千古。”（澹园主人：《〈后三国石珠演义〉序》）其中最为传神的是乌梦月。关于乌梦月的出生，小说也有一段神话，说其母元氏梦见一白发老人，拿着一轮明月，元氏双手接来，劈作两半，竟自啖下肚去，觉来就生梦月。梦月长成，不惟精通文墨，亦且

武艺精熟。齐王司马罔贪梦月美貌，设计诳入府中，欲加威逼，梦月责备道：“殿下若能以礼义自处，改邪归正，放妾回家，犹可长享富贵；若只如此作事，妾不过拚得一命，死于此地，只怕殿下下的富贵也未必能长保矣。”可为大义凛然。乌梦月后得琅琊王司马覲的保护，随其出征，连擒石季龙、慕容廆、姚仲弋三大勇将，刘弘祖只得自己出马，“梦月看见弘祖少年英勇，气宇轩昂，更且美如冠玉，手提金鞭，坐下龙骧，却像天神临凡，心下暗暗称羨。弘祖看见梦月美丽无比，况又武艺绝伦，也自夸奖不已”。二人斗上五十馀合，未分胜负，赖侯有方借为黑雾，方将梦月擒住，由乌桓作主，配与弘祖。弘祖自此既得美妻，又得良将，其兴汉事业，大获助益。第十八回“梦月斗武服诸将”，颇有《三国演义》“曹操大宴铜雀台”之气象，乌梦月在比武中，连打四将，名播身扬。第二十七回写王弥兵败逃往碓石关，犹如曹操之败走华容道，而此书中充关云长角色者，竟是“蝉鬓金钗双压”、“娇姿丽质赛名花”的乌梦月：

……慌忙急乱，行了好些路途，只见前面一对绣旗飘飘扬扬，似进不进，王弥一见，失惊道：“难道此处又有伏兵？”蒲洪一看，说道：“若是敌兵，应该鸣鼓发炮，如何幽幽寂寂，屯在此间。莫不是关中将士知我等战败，引兵来接？”众人正犹豫间，忽见绣旗开处，无数军马杀奔前来，当先一员女将，身骑五花，手执方天戟，三人一见，惊得魂不附体。

《后三国石珠演义》还不忘物怪题材的采用和生发，如写榆

江县有三株榆树年久成精，变为三人，取名俞魁、俞仲、俞季，相貌稀奇，聚下数千人马，官军屡屡进剿，不能取胜。太原总督大将军来斯，遣使结好俞魁，以抗石家军马，又差人星夜入洛阳奏闻惠帝。这本来是一着很厉害的棋子，但惠帝听信谗言不纳，而晋阳一战，俞魁反为稽有光所擒，来斯只好纳款归降，遂使石珠得了晋阳，登位称王。

当然，《后三国石珠演义》无论是思想底蕴还是艺术品位，都未臻《三国演义》的境界，因而只能说它具有某些《三国》的馀韵。如果说也有发展和突破，那主要是大胆地将神怪的因子引入史的和人事的框架中，虚虚实实，虚实混成，迷离惝恍，变怪百出，令人震魂摄魄，可喜可愕，形成独具的情趣，从而收到“追迹前传，以解颐世间一时之通畅，并豁人世之感怀君子”（酉阳野史：《新刻续编三国志后传》引）的艺术效应。

《后三国石珠演义》一名《后三国演义》，三十回，题“梅溪遇安氏著”，作者姓名与生平不详，卷首有“庚申孟夏澹园主人题于菘竹亭”之序，庚申疑为乾隆五年（1740）。这一珍本古代小说，向未正式校点出版，今以乾隆后刊之大字本为底本校点整理，以飨读者。

2001年1月1日 于福建师大花园



## 序

历观古今传奇乐府，未有不从死生荣辱、悲欢离合中脱出者也。或为忠孝所感，或为风月所牵，或为炎凉所发，或为声气所生：皆翰墨游戏，随兴所之，使读者既喜既怜而欲歌欲哭者，比比然矣。

今观是集，专从《通鉴》中三国时受魏禅称帝之际，演成一帙，布局如五花八门之奇，变化如公孙大娘舞剑。即如石珠智勇兴师，弘祖仁慈慷慨，慕容、石、段，义赛关张，稽德、有方，不殊诸葛，树精比试，智服王弥，梦月斗武，郝鱼飞昇：皆如生龙活虎，忽现忽潜，运笔可敬可怪，令人莫测其端倪；玉盃、松庵、梦月、兰玉及贺玉容等，皆杏脸桃腮、柳腰柔弱之辈，乃不以红粉自居，竟与英雄并重千古，噫，亦奇矣。

攻取对敌之际，幻术多方，虽《西游》、《水浒》，无过于此。成功之后，忽降子真，如明智慧之灯，豁开迷径。驾般若之筏，济渡爱河，使石珠三人得飘然于仙界，以至弘祖定位，方得海宇安宁，鬼妖潜伏。羨石宏之奇遇，喜谢、贺之于归。盖三子始以意气投合，终以琴瑟齐鸣，文机返照，满纸如万道霞光，天衣灿